

内心的房间

扎十一惹

我是“动物的孩子”，这样讲一点儿夸张的成分都没有。我的成长环境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养和野生动物，它们直接参与，甚至干预了我的成长过程。

在进汉族学校读书之前的六七年里，我几乎二十四小时和动物们待在一起。如果我现在闭上眼睛，几乎不需要任何记忆和情绪的铺垫，就能非常直接、非常具体、非常真实地感受到我的狗狗，一只巨大的中华田园犬的触感和温度。每天午饭后，大人们出去做活儿，它会把我的抱在它的胸前，我们就这样睡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夏天的微风轻轻吹着我额前被汗浸湿的头发，蝉鸣鸟叫，屋后的小渠有一丝丝微弱的流水声。我差不多睡到两点醒来，它会大力地舔我的头发和脸上的汗水。我被它舔得发痒，哈哈大笑，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疯跑着去玩别的东 西，或者去地里帮大人做活儿。每当我累了想再度躺下，它的怀抱就会一直在那里等我。阿妈在家中生我的时候，它就蹲在旁边看着，看着我落地，看着我走路。从我是个婴儿起，它一直带我带到它十三岁去世为止。

进汉族学校以后，我才开始弄明白什么叫集体，接触了很多概念，也学会去顺应规则，去隐藏一部分自己以换取更顺利的前进之路。

但是，七年的野生生活是不可能 在朝夕之间改变的。所以上学以后，我虽然身体愈加不好了，但是天性没有多大改变，因此经常犯错。

有一次，和同学打架了还是怎的，大人说了我两句，我心中憋闷得慌，去马房骑上马，一口气跑到了很远的山坡上。那是一个黄昏，我就伏在马背上，让马漫无目的地走。它走得很慢，我抱着它的脖子，轻轻摸它的鬃毛，向它倾诉我心中的委屈，我的眼泪就顺着它的毛滚下去。它的体温通过我瘦瘦小小的胸膛和肚皮传遍我的身体，温暖并且很踏实，有一种活体和活体在有温度地交换的信賴感。那天的景色很美，山脉绵延不绝，山坡上是各色的野花，草地里不时有蚂蚱跳起来，一片接一片的绿色在蓝天下微微摆动，

没有任何声响，只有一点点树叶的沙 沙声。我和马儿就这样走啊走，走啊走，走了好久，天快黑了才回家。

马儿真的是非常温柔的动物，尤其我家的马，对我十分温柔。更小一点儿儿时，我还没办法靠自己骑到马背上，它经常会和我玩一个无聊的游戏——那时我只比它的膝盖高一点点，我和它站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把嘴唇 搁在我的头顶，故意左右摩擦。我痒得哈哈大笑，它就会蹭蹭我的脸，乐此不疲。

我家有一只大公鸡，真的很大，我差不多两岁时蹲下来依旧没有它大。它对小孩也很友好，我经常直接上手抱着它的脖子，把整个头放在它的背上，它都不跑，就那样一直一直让我抱着，抱到我想撒手为止。它从脖子延 伸到背上的毛好光滑，手感好极了。

有一个雷雨天，我记得格外清楚，我一个人和牛儿一起待在山野中间的坡地上。雨渐渐变大，我心疼牛儿，把蓑衣披在它的背上。我钻到它的肚子下面躲雨。它是一头母牛，很温柔，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它会踩到我，紧紧地抱着它的前腿，抱着抱着就睡着了。它一动也没动过，我醒来时雨已经停 了，阳光重新洒在草地上，远处有一道彩虹，牛儿只是温柔地望着我，不吃草也不走动。

有时候疯玩起来，我会从牛背上，像滑滑梯一样滑到牛头，然后倒挂在牛脖子上，也不做什么，就是无聊地倒 挂着看颠倒过来的世界。有时候我会恶作剧地捏它的下嘴唇，但它并不生 气。挂到挂不住了，我再双手抓住牛角跳下来。

我的很大一部分关于自然的记忆里，美好的场景都有我阿爸的陪伴——无尽的星空和山川，肆意开放酢 浆草的大地和狗狗坟前的白色月季，躺在小溪里看白云游走，从缓坡上抱着头尖叫着滚下去，追着一 条蛇跑让它远离公路，在雪天的夜路上 创出被雪压住的灰色小野兔，爬上一棵很高很大、被藤蔓缠绕的树悄悄地看幼鸟，挖一种藤茎植物的根茎剥皮吃，给海棠树挠痒痒，在山坡上吹口哨，用竹子扎鱼然后在破烂的茅草屋里烤着吃，

回家的时候还摘了很多野生杨梅。

阿爸今年六十多岁了，依旧很浪漫，还是爱看星空，会半夜起来几次给刚出生的小狗狗喂奶，给去世的狗狗立小小的墓碑，呵护菜园里的每一株植物，为大树枯死而哭泣。我是一直相信我阿爸内心也有一个房间的，因为 有那样一个房间，他才能在困苦窘迫的人生中，一直做一个浪漫的人。

如果按照现在盛行的社会分层标准，我这样的起跑线，硬件基础和人生 轨迹，应该过得很辛苦才符合规律，可我现在过得比自己预想中的好太多了。我有点儿担心，我怕是 被世界的运行者忘了，像一个bug(漏洞)苟且偷生在尘世中，一种侥幸感和后怕感缠绕着我。我会怀疑自己人生的可靠性和 可持续性，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关在了井里。我是不是太小、太封闭、太 狭隘了？我的足够小，究竟能不能够承受世界的足够大？我的安稳生活会 不会是假的，它会不会被收回去？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的恐惧和快乐一样多，虚伪和真诚一样重，可 恶和可恨混在一起，骄傲和自卑相互捆绑。我的失去与得到不断地重塑着 我的内心和肉体，虚无和充盈交替出现。盛夏和严冬轮番拷打着我的灵魂， 爱意和憎恨在争夺我的大脑。

但在每一个僻静的无人之夜，在我 失意困倦之时，我的小房间还是那么光亮，狗狗、马儿、牛儿、鱼儿、野草、 月季、小溪、山野和大地，它们还是鲜 活地存在于我的房间里。

当疾病肆虐大地，当洪水淹没城 市，当金钱和权力模糊了界限，当爱与 被爱的挣扎，对自己有无价值的怀疑、 对过去的悔意和对将来的畏惧……当 这些即将击倒我的东西一遍一遍地卷 土重来时，我的房间就会安安静静地 容纳我。我躺在我的房间里，和我的 狗狗抱在一起，我们被包裹在那温柔 的氛围里，在青石板上无人打扰地恣 意安睡。

或许这就是内心的房间存在的意义。我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小孩，才有了这样一个房间。

(节选自《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一书)



初冬吟

张继

霜风渐劲叶初残，
万物萧疏天地寒。
雾霭凝山山失翠，
溪流冻玉玉成磐。
篱边瘦菊香犹绕，
野外孤鸿影自单。
莫道初冬无好景，
梅心已孕雪来看。

慢书吧



要有光

作者:梁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25年9月

本书是非虚构代表作家梁鸿继“梁庄三部曲”之后，沉淀5年，又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非虚构作品。

梁鸿把写作对象投向那些被困住的少年——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她用了三年时间，足迹踏遍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这本书写给孩子，也写给父母，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勇气与希望，去倾听彼此的呼唤，去守护那些努力走出泥潭、渴望春天的少年。

本报所摘部分稿件，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请与编辑联系，以便寄奉稿酬。
投稿邮箱:1736305488@qq.com

城市印象

冰城初冬

绘画:王焕堤



生活报



雪后“尔滨”更浪漫

芭蕾翩翩 迎客来



当“猫脸老太太”变解压喜剧！ 本土爆笑舞台剧首演 燃爆冰城记忆



32岁女子饮食不规律 患晚期胃癌 胃癌“盯”上年轻人

“冰超”开跑 300名选手挑战2.5公里 冰雪步道

哈尔滨天气·预报	30日	多云	☁️	-6℃	偏西风3-4级
	夜	晴	☀️	-16℃	西北风2-3级
	12月1日	晴	☀️	-9℃	偏西风3-4级
	夜	多云	☁️	-18℃	西北风2-3级
12月2日	夜	多云	☁️	-14℃	偏西风3-4级
	夜	晴	☀️	-21℃	偏西风2-3级

更亲 更近 更懂你



龙头新闻客户端

报料热线

4种/报料方式/

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
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



生活报官方微信